

●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古代 音乐史学 概论

郑祖襄 / 著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郑祖襄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 郑祖襄著.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8. 10

ISBN 7-103-01698-4

I. 中… II. 郑… III. 音乐史-中国-古代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927 号

责任编辑: 连智广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0 千文字 6 印张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1—3,120 册 定价: 10.40 元

序

早就听说中央音乐学院郑祖襄教授为研究生开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这门课，当时就不禁为之叫好，因为这确实是需要有人专事开辟的一项工作。现在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已问世了，我作为郑先生的同行好友，得以先睹为快，并耐不住要说几句。

人类的历史虽说是人类自身业已经历过的，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一样，都是不可穷尽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对于人们将具有永久的魅力。音乐史学是历史学中一门比较专门的分支学科，自然不会出于这一规律之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音乐的发展尤其久远，距今约八千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村骨笛的出土，使中国足以有资格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尤其可贵的是，中国有着二千多年赓续不断的音乐历史记载，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但是，以素来重视史学、也重视音乐史学著称于世的中国，现在还缺乏一部足以与当今时代相称的科学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应该承认，当今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形见绌的。好在自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问世以来，有志于史学的学者正日渐增多，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可望出现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其缘接学科极多，所取的方法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不少有志青年想入门却苦于不得门

径，这正是缺乏“概论”性的基础理论著作的缘故。郑先生不畏草创的艰难，专心一意，花数年时间攻下概论，奉献给大家，我想，是值得大家感谢的；我还要加上一份敬意，因为当今之世，不知是受商潮冲击还是别的原因，学术界很有点追求“高、大、全”的苗头，对于基础理论则不暇闻问。在这样的气氛中，郑先生能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写作，不去“时髦”一下，是很可钦敬的。

这本《概论》，我觉得至少有两大特色值得注意。一是内容丰富，书中涉及的知识面既十分广博，又能做到提纲挈领、扼要深透，显示出作者的精思和功力。二是语言平直坦诚，不摆学者架子，不故弄玄虚，用连专业人员都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吓人。总之，这称得起是一本有一定深度又诚实可信的著作，所以，我愿意首先带头大鼓其掌！

冯洁轩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

引 言

纵览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从古代到近现代，由于前辈们的不断开垦与探索，积累了许多成果和经验，迄今它已经成为音乐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为了便于青年学子们了解这门学科，并能及早步入这门学科的研究行列，本人在中央音乐学院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课，试图全面介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知识，这本书即是作者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述	(1)
第一节 音乐史和音乐史学	(1)
一、什么是音乐史	(1)
二、音乐史和音乐史学	(3)
三、音乐史学的研究目的	(8)
四、音乐史学的学科性质	(10)
第二节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对象和目的 ..	(11)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范围	(11)
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	(13)
三、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目的	(13)
第三节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学科特点	(15)
一、历史方面	(15)
二、文化方面	(17)
三、社会性质方面	(18)
第四节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	(21)
一、研究方法	(21)
二、研究步骤	(32)
三、研究中的诸问题	(37)
第五节 谈谈如何学习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	(41)
一、努力掌握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基础知识	(41)

二、投身社会音乐实践, 增强洞察音乐史的能力	(50)
三、在研究实践中, 培养音乐史学工作者的高尚品德	(51)
第二章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	(53)
第一节 正史中“乐志”的建立和发展	(53)
一、《尚书》中关于音乐的记载	(53)
二、《史记·乐书》首开“乐志”体例	(54)
三、二十五史中的“乐志”	(57)
四、几种重要的“乐志”	(58)
第二节 私家音乐史著作的产生和发展	(63)
一、《吕氏春秋》的“古乐篇”和“音初篇”	(63)
二、《古今乐录》的音乐史学特点	(64)
三、历代艺文志所载的私家音乐史学著作	(66)
四、几种音乐史学的重要文献	(67)
第三节 音乐通史性质的著作产生和发展	(71)
一、唐·杜佑《通典·乐》	(72)
二、宋·郑樵《通志·乐略》	(73)
三、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	(75)
四、其余“七通”中的音乐部分	(77)
第四节 清代乾嘉学派古代音乐的研究	(79)
一、乾嘉学派概况	(79)
二、凌廷堪的《燕乐考原》	(80)
三、王国维对音乐史的研究	(81)
第五节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	(83)
一、“五四”时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	(83)
二、三十年代的两部《音乐史》	(85)
三、建国以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	(89)

第三章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学	(97)
第一节 概述	(97)
第二节 古代文献中的音乐史料	(97)
一、古文献书写形式、文体及整理	(98)
二、留存的古代音乐文献	(107)
三、历代基本音乐史料	(112)
第三节 文物考古中的音乐史料	(148)
一、几个重要的音乐考古史料发现	(149)
二、考古音乐史料整理、研究与出版	(153)
第四节 传统音乐的历史价值	(154)
一、“传统是一条河流”	(154)
二、几个重要的音乐史研究的“活化石”	(157)
第四章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	(160)
第一节 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160)
一、乐律学	(161)
二、古谱学	(164)
三、文献史料的研究	(167)
四、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的研究	(169)
五、音乐考古学的发展	(171)
六、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	(172)
七、曲调考证	(173)
第二节 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新探讨	(174)
一、拨乱反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认识	(174)
二、逆向考察	(175)
三、对新方法的思考和探讨	(176)
结束语	(179)

第一章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述

第一节 音乐史和音乐史学

一、什么是音乐史

音乐史是人类从事音乐活动的历史，从理论上说，它包括人类创造音乐的一切物化形态的历史。音乐史学发展到今天，一般认为它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即音乐作品的产生及其历史积累；音乐体裁形式的起源及其演变；乐器、声乐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作曲技法分析、概括及其发展；作曲家、演奏家的艺术生平、作品风格及其社会影响；音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

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音乐，音乐的历史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在发展，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音乐历史。

音乐是一门艺术，音乐史同文学史、美术史、舞蹈史一样，也是一门艺术史。虽然基于这样的认识，但在音乐史学的实际研究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首先，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即什么是音乐，什么不是音乐？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在历史中，哪些属于音乐史范围，哪些则不属于？过去一般认为音乐是一种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活动所形成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人的思

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①。随着古代史的研究、原始民族音乐的挖掘和当代西方音乐的发展，人们对音乐概念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了，与此同时，音乐的概念也越来越难以界定了。有的研究者认为，古代巫术中使用的音乐和西方现代派的偶然音乐其音乐与非音乐的界线已经非常模糊了^②。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概念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的。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有的研究者认为，“音乐”含义的本身需要通过音乐的历史来认识，如〔德〕格奥尔格·克奈普勒在《通向音乐理解之路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只有一部完整的音乐史才可能对音乐的本身问题最终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回答^③。因此，如何认识音乐这个概念是研究音乐史的前提，对音乐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对音乐史的不同认识。其次，什么是历史音乐？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它转瞬即逝，与历史文学、历史美术有很大的区别。一般研究者认为，历史上通过专业记谱保留下来的音乐是历史音乐，那么，历史上通过民间艺术口传心授保存下来的音乐算不算历史音乐呢？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古乐埋藏在留存的传统音乐之中^④；又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音乐自身的特殊性（不确定性、非语义性、无空间性），音乐史与其他艺术史相比，音乐历史“本文”的远化程度更为明显^⑤。因此，如何看待音乐是研究音乐史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音乐历史观将产生不同的音乐史学理论。

① 参见《辞海·艺术分册》“音乐”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参见田可文“音乐史研究什么？”载《交响》1989年2期。

③ 参见蒋一民“音乐史学的美学化”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2期。

④ 参见黄翔鹏“逝者如斯夫——古曲钩沉和平曲调考证问题”载《文艺研究》1989年4期。

⑤ 参见韩仲恩“始于〈logos·逻各斯〉、终于〈言·兑〉——兼论音乐的历史“本文”及其文化“阐释”，载《乐府新声》1991年3期。

二、音乐史和音乐史学

人类从事音乐活动的历史是一部客观的音乐史，而音乐史家写的音乐史著作则是一部主观的音乐史。前者是音乐史，后者是音乐史学，后者是前者在音乐史家头脑中的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前者称为历史，后者称为历史学。因为历史和历史学是有很区别的，历史学不能代替历史。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曾谈到：“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乃至 HERODOTUS, GROTE 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学和历史之间的偏离主要由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有这样几方面的局限而造成的：（1）掌握史料的局限；（2）所处时代的局限；（3）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4）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5）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搜集鉴别史料的能力和和分析研究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①，等等。

历史学与历史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历史学不仅仅去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各种现象，而且还要去探寻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是历史研究的科学。音乐史学与音乐史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音乐史学不能代替音乐史，音乐史学不仅仅去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各种音乐现象，而且要去探寻音乐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造成音乐史学和音乐史之间的距离和偏差的原因也是由于研究者与音乐历史之间的时空位置的差异，以个人的有限的生命去研究几千年的音乐历史，距离和偏差不可能不发生。又由于音乐

^① 参见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著《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史学是音乐和历史这两门学科的交叉，音乐史工作者除了受一般历史研究方面的诸种影响，还受到如下几方面因素的局限。

（一）音乐观和音乐史观

什么是音乐？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它有些什么价值？什么是音乐史？音乐史可知不可知？音乐史有什么价值？等等这些属于基本音乐观和音乐史观方面的东西，对于音乐史学工作者来说，首先决定了他们从事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思想。不同音乐观和历史观的人他们从事的音乐史研究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如中国古代《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在论述历史音乐时，是以历代宫廷雅乐为主，这是由于作者的儒家音乐观所决定的。又如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体例分“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等等，又是和作者的进化论历史观相联系的。再如70年代由张洪岛等人编写的《欧洲音乐史》，偏重于写音乐与社会历史方面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和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相关的；而近代西方音乐史学界主张“音乐风格史”的写作，则是在“自律论”的音乐观影响下形成的。

唯物主义的音乐观认为，音乐是一种以音响为材料的艺术，它既是一种声音的艺术，一种感情的艺术，一种时间的艺术，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既表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表现了人们主观世界的追求愿望，承担着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职能，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

唯物主义的音乐史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人类发展的过去，它是客观的，是可知的，历史学的研究就是为了了解已经过去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它发展的规律。人类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认识自身，中国古代很早就对历史科学有过论述，西汉司马迁就说过“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现代史学思潮中有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它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认识而存在的，历史现象自身不具有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由历史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认识把它们描绘出来而已。历史相对主义指出历史学和历史之间的差异，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历史相对主义否定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从而会导致对历史科学的否定。

（二）音乐的鉴赏水平

人类的历史音乐文化是极其丰富的，是多层次的，又是多方面的。音乐史工作者的研究无论是侧重于音乐的艺术方面，还是侧重于音乐的文化方面，都是对各种音乐现象进行审美鉴赏，在极其丰富的音乐现象中选择、取舍，然后才能进行分析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主观方面的音乐基本知识如何、音乐的修养如何、音乐的欣赏水平如何、音乐的见识如何等都起着主要的作用，一个音乐鉴赏水平很低的人是不可能把音乐艺术的历史写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往往由于文人的音乐水平低下，而不能把历史音乐写得很清楚，很准确。又由于音乐史学既包含音乐艺术的研究，也包含着音乐文化的研究，一个音乐鉴赏水平低的研究者往往只能局限在音乐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而难以深入到音乐艺术本身研究的领域。即便在音乐文化研究范围内，也会因为音乐水平的低下而不能研究得很深入。所以说，具备音乐鉴赏水平既是音乐史工作者最起码的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三）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

在音乐史中音乐作品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人类音乐文化中，音乐作品集中体现了人创造音乐的艺术才能，它是音乐艺术的结晶。音乐史研究要总结以往人类音乐的艺术价值，就自然先把目光放

在音乐作品上。在西方音乐史学史上，音乐作品始终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唯物主义音乐观认为，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内容上表现出个人、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种种不同；在形式上也往往反映出个人、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特点。音乐作品表现什么内容？又如何表现？其中的作曲规律是怎样的？形成了什么样艺术风格？作品的内容跟时代民族有什么关系？作曲的技法是如何继承传统而又有所创造的？等，这些都需要音乐史工作者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音乐史工作者如果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掌握得不够，或者这方面的基础和比较薄弱，都会限制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 音乐与社会及其他文化的联系

科学的音乐史学不仅仅要描述出音乐史的面貌，还需要探究音乐史发生发展的规律。音乐史的发展是否同社会及其他文化现象有联系呢？西方“自律论”的音乐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同音乐之外的东西无关，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他律论”的音乐美学观点则认为音乐是有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内容的。唯物主义音乐观认为，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它是和其他各种文化现象联系着的。音乐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但它又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是比较多地注意音乐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西方音乐史学自二次大战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注意音乐与社会的联系^①，特别是其中的“音乐社会史”的发展，它运用与音乐思想史、音乐文化史不同的方

^① 参见沈旋“对西方音乐史学的回顾和杂感”载《音乐学习和研究》1990年1期。

法去寻求音乐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想的相互联系^①。〔德〕卡尔·达尔豪斯曾在《音乐史基础》一书中说：“音乐史学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因固守美学的教条，孤立地审视各个独立自主的作品以期发现艺术的真正本质，就会使音乐史失去历史意义；反之因固守编史工作的教条，从社会史或理智史的角度考察作品的发生以使叙事史获得内聚力，就会使音乐史失去艺术意义。”“历史方面的审美化和审美方面的历史化，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②。”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同样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音乐史，水平的高下是有很大差别的。拿中国来说，建国以来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时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上面谈到音乐史学工作者由于音乐方面的知识缺乏而受到某些局限，那么，历史方面知识缺乏能研究好音乐史吗？其实，音乐史的历史性质非常强，历史知识的缺乏是不能研究音乐史的，尤其是对音乐基本史料，如果掌握得不好，或者不重视音乐基本史料，音乐史的研究便会“无米下炊”。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原》、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史》等之所以在中国音乐史上有地位，其中重要一点是这些研究者在搜集音乐史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另外，要研究音乐和其他社会文化的关系，还要涉及一般历史史料的掌握。奥地利音乐学家吉多·阿德勒（Guido Adler, 1855~1941）曾谈到音乐史学的辅助学科有通史、原始记载、年表、古抄本（文献手稿的形式）、参考文献（印刷书籍形

① 参见周耀群“一种有价值的音乐历史研究方法——介绍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4期。

② 参见谷文娴“达尔豪斯《音乐史的基础》一书概述”载《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3期。

式)、藏书与文献学、文学史与语言、崇拜仪式的历史、摹拟表演和舞蹈史、传记、社团的统计、风俗和表演^①等,这些对研究者都是很重要的。

人类音乐历史是极其丰富的,音乐史学也就要求研究者具有极为丰富的知识和才能,然而一个人的学识、能力、加之时代赋予的思想观念,他能具体研究的东西相当有限,因此,在具体的音乐史研究中,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研究(论文或著作)常常只能是音乐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而这些方面和部分往往也是作者学识与才能的长处。音乐史学领域的浩大与个人能力之微薄说明,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三、音乐史学的研究目的

音乐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文化,它是文化中的艺术。对于音乐史的研究,粗浅地说,是为了继承历史上优秀音乐艺术来为今天和未来的音乐事业服务。〔德〕海·阿·布洛克豪斯《音乐史写作的对象、方法与目的》^②中说:“音乐史研究必须首先有三个目的:通过与社会历史相联系,首先和始终确保认识音乐历史的真面貌;确保充分掌握认识音乐历史的前提条件,以帮助培养有判断能力的成年听众;使历史经验为当代所用。”具体说来,一是把历史上的优秀作品搜集整理起来,介绍给每一代人。二是通过

① 参见管建华译“音乐学”(文森特·达克斯撰写,原载1980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第12卷),载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92年编(打印稿)《“音乐学”——外国音乐辞书条目选译》。

② 参见俞人豪译“音乐史写作的对象、方法与目的”(一)(〔德〕海·阿·布隆克豪斯著),载《音乐学习与研究》1993年3期。